

閩

秀

佳話

閨秀佳話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國傳記史傳唐話丹綠夢記集傳傳將北樓南西南夢梅案西東集集唐番圖

所 版
有 權

版再月三年三二

點 標 式 新

話佳秀閨

册一装洋

角五價定

人主廬桐

蝶 夢 周

社應供書圖達大

廣東路一百廿一號

標 點 者

者 閱 校

者 版 出

批發所

本社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猥蒙讀者嘉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廣東路一百廿一號，力圖檢配迅速，益臻供應完善，如荷惠顧，竭誠歡迎！

序

余素性嗜遊，嘗以玄真子舴艋，皮裘美五泄，陶峴孟雲卿三舟爲式，製成一船。所載惟美酒，異書，并古琴一張。時浮沉於煙濤蘆葦之間，初未嘗期以所之地，但以順風揚帆爲快。遇有山水，則往。或遇衲子，則與談禪；遇俠客，則與談劍；遇韻士，則與談情；遇騷人，則與談詩；遇農家者流，則與談桑麻，較晴雨，若遇僧父，卽迴棹避之。以是虎邱、月洞庭、烟天竺、雨孤山、雪皆爲我奚囊中物矣。及己亥春，隨風而抵秀州，泊於城南湖畔，卽范大夫載西舟子曰：『有酒無客，奈何？』余笑曰：『此地有秋濤徐子者，余莫逆友也。彼必衝烟冒雨而至，奚患無客？』俄聞歌詠之聲，出自蘆荻中，則徐子果以扁舟荷笠而來。袖出一編示余，曰：『此余所作名媛集也。惟子有以序之。』余乃焚香展閱，首爲小青，次爲楊碧秋，又次則爲張小蓮諸女。敍幽怨，則春谷零霜；敍豔情，則名花弄色。閱未竟，卷恍覺斜陽隱隱，照上蓬窗，使予一片野心，復爲脂粉移情矣。惜無浣紗人在，五湖咫尺，當卽攜之而去，肯獨讓范生耶？至其行文曲折，點染近情，酷似蘇子瞻筆勢縱橫，議論秀發，又似司馬子長。美哉是編，洵亦案頭一尤物也。今而後，余卽絕交息遊，捲帆而歸，倘遇不芳不韻，岑寂無聊之際，足以解頤而破恨，則惟秋濤子之女才子集在。華亭通家弟鍾斐題。

自序

憶予弱冠時，嘗乘白雲而至一山，嵯峨亘天，厥名員嶠。躡而窺之，則有瓊樓桂殿，而玉函金簡之文在焉。字皆綠色，跡成蝌蚪。予乃袖之而歸。至今珍襲之處，霞氣冉冉，猶縈繞於几席間也。世無廣成，莫能紬繹，而青鳥一來，予將凌風而羽矣。或聞而笑曰：『子謬矣。吾聞員嶠，仙島也。亦文綠字，仙籍也。子亦塵寰中一士耳。顧安能乘彼白雲而遊於仙闕哉！』嗚呼！匪獨爾莫之信，予亦自知其言之妄且誕也。顧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而謂筆尖花足與長安花爭麗，紫騮蹀躞，可以一朝看遍矣。豈今二毛種種，猶局促作轅下駒，不猶之乎遐想仙境，而十洲三島有必不能幾者。回念當時，激昂青雲，一種邁往之志，恍在春風一夢中耳。雖然，纓冕之榮，固有命焉；而天之資我，坎壈何極。夫以長卿之貧，猶有四壁；而予雲廡烟障，曾無鷓鴣之一枝。以伯鸞之困，猶有舉案如光；而予一自外入，室人交徧謫我。以子雲之太玄，覆瓿遺誚，然有侯芭獨爲賞重；而予絃冷高山，子期未遇，敝裘踽踽，抗塵容於闌闔之中，遂爲吳儂面目。其有知我者，唯松頂之青嵐，山間之明月耳。嗟呼！筆墨無靈，孰買長門之賦，鬢絲難染，徒生明鏡之憐。若仍晤對聖賢，朝呻夕詠，則已壯心灰冷，謀食方艱。於唾壺擊碎，收粉黛於香閨，彤管飛輝，拾珠璣於繡闥。貞姿豔魄，彼美宜彰，贈藥采蘭，我懷匪屬。當夫繪寫幽芳，如游姑射，而觀神女，敷揚姝麗，似登金屋而觀阿嬌。或假綺情而想結，或因怨態以傳神。燕子樓頭，不失驚鴻之致；薜蘿村畔，仍存傾國之容。而使淒其蓬巷之間，爛成金谷，蕭然楮墨之上，拖映蛾眉。乃予得爲風月主人，烟花總管，檢點金釵，品題羅袖。雖無異乎遊仙之虛夢，躋顯之浮思，而已潑墨成濤，揮毫落錦，飄飄然若置身於凌雲台榭，亦可以變啼爲笑，破恨爲歡矣。然獨

以小青置於編首者何！蓋因青以一女子，而彼蒼猶忌之至酷，矧予昂藏七八，有口有舌，有手有筆，而落魄不偶，理固然也。使予生酣綺夢，死吊青蠅，而縱情吐氣，結一天際想於無何有之鄉，雖卽蓬頭擊耳，躑躅泥犂，可以無憾。然則是編者，用續綠窗之史，而不能作尋常女傳觀也。愧非嶺上之雲，豈徒自悅願作階前之草，相共忘憂。但恐倩花傳恨，剪葉堪媒，使天下有心人，讀之亦盡解相思死耳。或曰：『從來造物忌才，天孫嫉豔，所以霧鬢雲鬟，往往摧殘湮滅。今吾子收國色而避名葩，設或六丁潛下，攫取而去，則紙上胭脂，依舊褪謝矣。』曰：『無虞也。業已壽之梨棗，傳之知音，縱有忌嫉，其如我何？』或又曰：『凡爲有情之所羨，必爲無情之所憎。子書固佳，設有倉父含讖，屠沽起誚，則又奈何？』曰：『當將若輩置於烟濤孤島之間，予乃刺船而去，而使排激澎湃之聲，以移彼之冥悟矣。嗟乎！流水依然，桃花無恙，予豈作塵中人耶？行將攜茲一帙，躡屐遠逝，君如索我，當於太華峯嶺也。』烟水散人漫題於柳上之蜃閣。

首卷

蓋聞芙蓉別殿，曾居窈窕之姝；楊柳深閨，不乏輕盈之媛。然而偏長易獲，全美難臻；必欲性與韻致俱優，色與情文並麗，固已歷古罕聞。曠世一見，故歌舞進吳，則寵冠蘇台，而烏喙獲行成之請；琵琶出塞，則魂消漢帝，而畫工擢上罪之誅。此『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之歌，雖爲亡國解嘲，而亦見美色之不易覯也。余夙負情癡，頗酣紅夢，雖淒涼羅袂，緣慳賈午之香，而品列金釵，花吐文通之韻。乃以近世所聞，得十二女子，無慚閨秀，足抒芳毫，使世之風流韻士，慕豔才人，得以按迹生歡，探奇銷恨，又何必羨襄王之巫雨，想院肇之仙蹤者哉？

美人豔處，自十三歲以至二十三，只有十年顏色。譬如花之初放，芳菲妖媚，全在此際。過此則如花之盛放，非不爛熳，而零謝隨之矣。然世亦有羨鬢半老佳人者，以其解領情趣，固有可愛，而香銷紅褪，終如花色衰謝之候，祇有一種可憐之態耳。

古來美人，有足羨慕者，共得二十六人：

西子、毛嬙、李夫人、卓文君、班婕妤、王昭君、趙飛燕、合德、蔡琰、二喬、夷光、綠珠、碧玉、張麗華、侯夫人、楊太真、崔鶯鶯、關盼盼、蘇惠、步非烟、柳姬、霍小玉、朱淑真、真娘、花蕊夫人。

古人名妓，有足當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

紅拂、李娃、薛濤、紫雲、蘇小小、翠環。

古來婢妾，有可爲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

飄風石崇婢樊素小蠻俱白樂天妾朝雲東坡妾

美人遺跡有足令人銷魂者

浣紗石響屨廊琴臺青塚蒲東燕子樓蘇小墓真娘墓

美人詠四首

眉黛新描八字斜，蓮拖裙底步生花；麝香遠能迷蝶，玉樹歌殘情點茶；欲覓鶯聲停錦瑟，爲嫌春色閉窗紗；含情莫道芳心淺，十五盈盈正破瓜。

欲知嬌處在秋波，巧譜新聲解作歌；姝麗只宜方織女，婉孌豈肯遜嫦娥；東方獨立容光少，南國香留慨慕多；任是丹青描不盡，漫將彩筆費吟哦。

兩事相思一葉桐，幾回無語立東風；幽心只繞巫峯下，怨句唯吟夜月中；臉勝杏花花解語，眉如柳葉畫難工；漫言西子能傾國，西子那知未敢同？

樓外千峯歛夕煙，香風忽下玉嬋娟；看花莫辨誰爲面，淩水須知爾卽仙；繡却文鸞遠理鬢，欲彈新曲更調絃；隔牆縱有潘郎貌，一點蘭心未許傳。

弁言

余嘗遊西子湖畔，謁馮小青墓而緬懷其人；及觀題曲等崑劇，哀感頑豔，益心嚮往之。乃讀療妬羹傳奇，以典瞻高華之筆，寫纏綿悱惻之情，雖能引人入勝，顧限於詞曲，未遑描摹盡致。偶翻舊篋，得鴛湖烟水散人之閨秀佳話一書，卷首卽敘馮小青本事，文筆雅馴，情思旖旎，直將小青之豔質香魂，曲繪靡遺，使數百年前之小青，依稀重躍紙上。乃愛不忍釋，廢寢挑燈，卒窺全書，而覺其傳神十二金釵，無一不佳，無一不工。論其人，則北地臙脂，南國佳人，小家碧玉，幽閨麗妹，章台豔色，瑤島仙姿，繽紛雜陳。論其品，則膽識與賢智兼取，才色與情韻並列。論其事，則幽怨豔情，靡不有聲有色；離合悲歡，盡屬可泣可歌。論其文，則描摹逼真，點染近情，或以輕描淡寫，幽邃逸宕；勝或以濃鋪曲敘，盡態極妍。勝小青一傳，直逼離騷，固無論矣。至若楊碧秋、張晚香二傳，則胎息盲左，腐遷崔淑，盧雲卿二傳，則並美牡丹西廂。他若陳霞如傳之清妍精瑩，似六一居士詞；張小蓮傳之華美典麗，似司馬長卿賦；鄭玉姬傳之文波蕩漾，似陳子晉笛；宋婉傳之筆力縱橫，似蘇子瞻文；郝春娥傳之遒勁秀拔，似顏魯公書；王琰傳之高古冲淡，

似倪雲林畫。而謝彩一傳，飄逸絕俗，有如謫仙詩，雄麗洗洋，不啻南華經列仙搜神，直可束之高閣矣。盡文章之能事，極香豔之大觀，蓋亦千古之奇書，天下之至文也。竊謂中國之舊小說夥矣，而談豔言情之作，亦汗牛充棟，然皆堆砌詞藻，千篇一律。獨是書可與西廂紅樓鼎足而三。西廂以詞曲體裁，描寫崔張二人之戀愛過程，人物題材，均極簡單，而曲曲寫來，細膩動人，乃傳奇小說之傑構。紅樓以白話體裁，用動人之畫筆，給數十百美人於紙上，毛髮衣襪，纖毫畢現，而姿態風韻，一無雷同，乃章回小說之絕作。而是書則以文言體裁，敘述十二秉性迥異，處境不同之閨秀，行文既流麗生動，婉曲有致，運筆復錯綜變幻，各具風格，乃筆記小說之神品。第四廂紅樓已家絃戶誦，而是書獨湮沒無聞，猶之龍泉太阿，沉埋塵土，豈不惜哉！某雖不文，爰爲標點整理，重付梨棗，使雷煥掘起，紫氣徹於牛斗，龍光閃於六合，以公諸世之同好焉。桐廬主人識於海上。

新式
標點
閨秀佳話目次

小青	一
楊碧秋(附李秀)	八
張小蓮(張麗貞)	一七
崔淑	二八
張晚香	三四
陳霞如(附玉娟小鶯)	四一
盧雲卿	五〇
郝湘娥	五八
王琰	六七
謝彩	七五
鄭玉姬	八四
宋琬	九二

新式
標點
閨秀佳話

小青

雪廬主人曰：『千百年來，豔女才女，怨女，未有一人如小青者。臨卽章台，豔矣！才矣！而不怨；綠珠小玉，亦豔矣！才矣！而歡極憾終，要亦怨其所不必怨。孰與姬之託根失所，閨寂自如，或諷之去，終不去，竟以怨死乎？姬之前身，似屈平，馮生之前身，似楚懷王，妒婦之前身，似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楚懷之葬也，上官令尹之陰賊也，桂中之蠱，生則俱生，姬病益苦，益明粧靚衣，又似當年汨羅將沉，猶餐英而紉蕙也。太史公曰：『以彼才游諸國，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噫！斯三閭之爲三閭，亦小青之爲小青歟！三閭求知己於世人，不得而索之雲中之湘君，湘君女子也，因結想輪迴，現女子身而爲小青。小青求知己於世人，不得而問之水中之影。夫太白舉杯邀月，對影三人，惟太白之影可與太白對，小青之影可與小青語耳。讀其詩，至『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一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也！』

烟水散人曰：『紅顏薄命，自古皆然。環珮空歸，留青莎於絕塞；陽台擅壁，織錦字於迴文，其怨可謂深矣！然予謂小青之怨，更有甚焉。蓋狂童匪匹，不亞青衿，獅子揚威，豈同黃裏，而能寂處孤山，託芳懷於青萼，怨固可憐，貞尤可取。此「豔質香魂，羞見墜樓」之句，不得爲非烟而寬詠也。予嘗於雨窗燈下，讀其詩而爲撫掌稱幸。夫史遷不被腐刑，則史記可以不作；姬若得其所歸，則已合歡金屋，調笑鴛房，又何能苦思抒怨，而有零珠殘玉，如十二章詩，至今歷歷猶在人口耳間耶？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兮，微草忘形，管

無媿集小青爲第一。

明朝歷昌間，杭州府有一馮生者，豪公子也。嘗慕揚州爲天下第一名郡，泛棹往遊，遂託媒姬，買小青爲妾。青與生同姓，名曰元元。夙根穎異，姣美絕倫。當十歲時，遇一老尼，授以心經一卷，小青纔讀數遍，即能了了，覆之不失一字。老尼曰：「此兒雖然敏慧，但惜福薄耳。願乞與我作爲弟子，設或不肯，切不可令其識字，方有三十年之壽。」家人以爲妄，怒而叱之。其母本係女塾師，故小青得以相隨，就學所往之家，俱是名門宦室。遂能工習詩詞，妙解音律。且江都故佳麗地也，每當諸閨產雲集之時，茗戰手語，談笑紛然。小青能隨機酬答，出人意表，因此人人喜愛，惟恐小青不肯稍留。雖素閑儀範，而風情逸豔，綽約自好，其天性然也。及年十六，其母貪得金帛，遂不及詳訪清濁，即以小青許嫁馮生。小青一見馮生之狀，嘈啞戚施，慙跳不韻，不覺淚如雨下，慘然嘆息曰：「我命休矣！」小青之怨自此始。及隨生至杭，其婦更加妒悍。一聞妾妾，吼聲如雷，含怒而出。只見小青黛眉不展，容光黯淡，嫋嫋然恰似迎烟芍藥。婦自上至下，把小青仔細看了一會，但冷笑曰：「標緻標緻！」小青回鬟掩淚，愈加憤懣。然已是籠中鸚鵡，只得曲意承順，而婦妒嫉之念，不能少解。婦有感屬楊夫人者，才而賢淑。嘗就小青學棋，絕憐愛之。偶話及婦之奇妒處，不覺嘆息曰：「我觀汝女工諸技，色色皆精，奈何墮落在羅剎國內？我思欲脫子火坑，子能從我作筆硯友乎？」小青斂容起謝曰：「多蒙夫人愛同親女，賤妾豈不知感？所恨命如一葉，與死爲隣，只怕此生無由侍奉。」語未畢，忽值婦至，遂各散去。一日春光明媚，楊夫人邀婦泛湖，并拉小青隨往。船到斷橋，俱登岸閒步。婦與夫人攜手，立於垂楊之下。小青獨至蘇小墓邊，取酒澆奠，低低口占一詩曰：

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信傳來喚踏春。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時小青出居湖上未歸，故有「內信傳來」之句。當下徘徊，閒看了一會，即命肩輿，由岳墳而行。及至天竺，小

青拜祝已畢，又默占一絕云：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帶蓮。

婦向前禮畢，顧謂夫人曰：『我聞西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此是何故？』楊夫人未及答，小青應曰：『只爲菩薩能慈悲耳。』婦知諷已，便笑曰：『是了是了！我當慈悲汝。』旣而捨輿登舫，蕩漾中流。只見兩堤間，花柔草嫩，有許多豔服少年，挾彈馳驅，往來遊冶。同船諸女伴，捲簾凭檻，笑語諠譁，條東條西，指點譴躍。而小青淡然坐凝，絕無輕佻之容。旣而食至半酣，楊夫人數取巨觴，勸婦，婦已醉，徐語小青曰：『船有樓，汝可從我一登，比及登樓，遠眺久之，撫小青之背，而附耳低言曰：『你看遠山橫黛，烟水空濛，好光景，可惜汝何自苦？豈不聞章臺柳，亦嘗依紅樓，而盼韓郎走馬，汝乃作蒲團空觀耶？』小青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汝誤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居頃之，顧左右寂無人，楊夫人又從容諷曰：『觀子丰神絕世，才韻無雙，我雖非女俠，力能爲定籌。適聞所言章臺柳故事，汝乃慧心人，豈不領悟？今世豈少一韓君乎？汝何爲緘愁含怨，自苦如此？且彼視汝之去，如拔一眼中釘耳。縱能容汝，汝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小青謝曰：『夫人休矣！吾幼時曾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幸好自愛，彼或好言語，或以飲食啖汝，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需應用物件，只須告我。』遂相顧泣下沾衣，惟恐他婢竊聽，徐拭淚還坐，尋別去。楊夫人每向宗戚語之，聞者莫不酸鼻云。居無何，婦妒益深，乃徙小青於孤山別居，誡曰：『非我命而郎至，不得入。非我命而郎之手札，亦不得入。』小青旣到孤山，暗自念：彼置我於閒閒之地，必然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山在蘇公堤畔，乃林和靖之故址。梅畦竹徑，一水千峯，雖幸狔語得離，耳目清逸，然當夢迴孤枕，聽野寺之鐘聲，烟

染長堤，望疎林之夕照；又未嘗不暗然下淚也。因書一絕，以寄其幽怨云：

春衫血淚點青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小青之怨，自此益深。而其幽憤之懷，俱託之詩，或作小詞，又好與影語，或斜陽花際，烟空水清，輒臨池自照，對影絮絮如問答。婢輩窺視，則不覆爾，但微見眉痕慘然，似有泣意。一日早起，梳妝畢後，獨自步至池邊，臨波照影，徙倚之間，忽又呼影而言曰：『汝亦是薄命小青乎？我雖知汝，汝豈相憐？假使我齋恨而死，汝豈能因我而現形耶？』喃喃了一會，復又笑曰：『狂且濁嫗，無意於我。若得與汝作水中清友，我來汝現，我去汝隱，汝非我不親，我尋汝而至，洵足以相數晨夕，而可以無愁岑寂矣！』正在愁躇之際，忽聞婢女尋喚，遂回至臥室內，卽事題詩一章曰：

新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又一夕，風雨瀟瀟，梵鐘初動，四顧悄然。乃於書卷中檢出一帙，牡丹亭挑燈細玩。及讀至尋夢冥會諸齣，不覺低首沉吟，廢卷而歎曰：『我只道感春興怨，只一小青，豈知癡情綺倩，先有一個麗娘？然夢而死，死而生，一意纏綿，三年冰骨，而竟得夢中之人作偶，梅耶？柳耶？豈今世果有其人耶？我徒問水中之影，汝真得夢裏之人，是則薄命良緣，相去殊遠！』言訖，泫然泣下，回顧侍婢，俱已熟寢，遂援筆賦花一絕云：

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

時已夜半，但聞雨聲淅瀝，亂洒芭蕉，風响蕭疏，斜敲窗紙，孤燈明滅，香冷雲屏，而愁心耿耿，至曉不能成寐。於時楊夫人之女小六娘，染病而沒，夫人又欲從宦遠方，小青遂弔因奠，卽與夫人言別。一叩靈輜，淚如泉湧，遂以卮酒奠畢，與夫人握手綢繆，備敘別後衷曲。夫人因女天亡，見了小青，倍加憐愛。小青又以夫人遠去，轉覺歎歔。

盤桓數日，遂與婦一同送出北關，洒淚而別。自從夫人去後，無與同調，遂鬱鬱成疾，歲餘益深。婦每命醫來看視，仍遣婢女以藥送至。小青伴爲感謝，俟婢退出，將藥傾擲牀頭，笑曰：『吾固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汝一杯鴆，所能斷送乎？』然病益沉重，水粒俱絕，每日止飲梨汁一小盅許。而益明粧冶服，未嘗草草梳裹，或擁襖欹坐，或呼琵琶婦唱，官詞消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爲我傳語冤業郎，覓一圖畫師來。』有頃師至，卽命寫照。寫畢，攬鏡細視曰：『得吾形似矣，猶未盡我神也。姑置之。』畫師遂又凝神極巧，重寫一圖。小青又注目熟視曰：『神是矣，而丰態未流動也。得非見我目端手莊，故爾矜持如此？』乃令置之。復命捉筆於旁，而自與老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鏝，或檢書帙，或自整衣裙，或閒調朱碧諸色，縱其領會，須臾圖成，果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畫師去後，取圖供張榻前，焚香設梨酒而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遂命侍婢捧過筆硯，爲書以寄楊夫人，其書曰：

元元叩頭。瀝血致啓於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廻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煖噓寒，如依膝下。塵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別來無恙，猶憶元夜南樓，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忽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狻猊，偷近郎側，將無似姊。』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猶語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敢辱以當鑑。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妝浣虛，而豔思綺語，緒觸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巾，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沙。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燃，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間絕。嗟乎！未

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一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霄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以鳥死鳴哀。其詩集小像。託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隄畔。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仿平生於想像。見空幃之寂。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叩首叩首上。楮末又有絕句一首曰：

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寫畢。擲筆於地。撫几淚下。漣漣如雨。一慟而絕。年僅十八耳。直至傍晚。馮生始踉蹌而來。披帷一視。只見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無病時。不覺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檢得詩稿一卷。遣像一幅。并寄楊夫人一緘。啓視之。敘致婉痛。馮生哀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怒甚。趨索圖。乃匿過第三幅。而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卷。亦焚之。及再檢草稿。業已散失無存。惟小青臨卒時。嘗取花鈿數件。贈媼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并前所載得十絕句。一詞。一古詩。共十二篇耳。時有劉無夢者。素滑稽。與馮生相狎甚厚。嘗過別業於小青臥處。拾得殘箋數寸。乃南鄉子詞。而不全。僅得三句云：『數盡慇懃。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李易安集中。無此情語也。其時雖極慘慘。不失氣骨。使與楊太史夫人唱和。殆難伯仲。雖全稿不傳。要之徑寸珊瑚。更自可憐惜耳。劉無夢又嘗獲見第二圖。娟娟楚楚。如秋海棠花。其衣裏朱外翠。秀豔有文士韻。然猶是副本。即青所謂神已是。而丰態未流動者。但不知第三幅。更復何如。媼亦嘗言：『小青最喜看書。悉從楊夫人借讀。間作小畫。畫一扇。甚絕。馮』